焦氏澹園集

上梁文　帳詞

天臺先生講堂上梁文

伏以石城右界龍阜中經誕惟皆宗之祠維稱仙靈之宅嗣恢堂構益廣淵源我　天臺夫子以龍德而作人擬皐比而論道化雨均霑乎遠近仁風丕振於東南一時之俎豆方新多士之儀刑具在乃眷真遊之館載營聚講之宮頼二三子之同心成百千年之勝事茂林修竹爲不斷之藩垣綠樹

青山作自然之丹臒匪但趍庭而起敬庶幾居肆而事成勝據一方幸舉目而瞻太山喬木之象垂之異世將升堂而聞金石絲竹之音成都亦有講堂舋文翁之非偶月巖豈無精舍軼周子以爭先知吾道之將興樂修梁之肇舉願相索綯之力聊賡擊壤之歌

抛梁東英才濟濟盡憐憹雨化神龍方出海雲開杲日正當空

抛梁南碧尾朱甍霄漢參賢人上感星文聚俊士

潛從月窟探
拋梁西垂垂槐柳蔭青溪會得涓涓原不舍始知
滄海即涔蹄
拋梁北數仞宮墻攀不得百官宗廟美趨蹌山靈
自此增新色
拋梁上青霄萬里無遮障不用冥心樂考槃用之
抗手爲卿相
拋梁下不比雲亭兼月榭居然一室坐春風頓令
萬古回長夜

伏願上梁之後廟貌嚴而神心喜師道立而善人多聞風者持一瓣之香而來得意者分半炬之燈而去無邪無曲洞開方寸之重門後覺後知盡被萬間之廣厦皇風鼓暢道脉光亨

送陸都閫帳詞 幷序

伏以承顏維舊並京禁之履約受命方新乗海邦之節鉞雖甲兵之間久徹警於九重而帷幄之籌自折衝於千里風行遝瑣喜動簪紳恭惟大都閫陸公材閎天賦望峻地高以鵠峙鸞翔之學而錫

巍科固已冠韋布奪標之選以龍驤虎視之姿而
應期運尢足壯樞機决勝之謀幾沉三畧六韜望
重萬鈞九鼎方便藩於寵渥宜馳騁乎事功擒巨
冦於盂河勛名早兆徵漕艘於京國料理時勤殲
大河之倭奴拜昌國之鹽盜旣使錢流於地上復
消兵弄於潢中威嚴素著於眞州號令一新乎禁
旅精明旗幟手麾玉帳之貔兵鎭壓江山身作金
城之千里因比閭無吠犬之警知在山有猛獸之
栖居中可寢謀於淮南捍外尚何憂於江左乃重

劉河之託益隆遊擊之權豈眷顧周行見大夫無可使者遂儀圖宿望一敵國為之隱然不妨玉節之遥臨敬覩金甌之有命虜在目中久矣繼今新禦侮之功吾以馬上治之會見指揮夷之笑磔鼠輩而尸諸市智略縱横蕭佩犢而昇之畊規模清簡顧我難借寇之衆徒臨行贈繞朝之鞭悵大旆之遥征秩初延以為餞珠簾捲蓉繡幰圍春衰柳垂垂寄無邊之別恨長江衮衮泛不盡之恩波某等喜交一代之偉人幸挨九河之雄辯激昂懦氣

俯伏下風可但曳裾樂從軍之油幕曾同執筆草破賊之檄書欲寬分袂之懷敢作攀轅之語詞曰

釃酒江干同一笑幾行旌旆翩翩將軍幾見一臨邊琱弓青雀尾錦帽碧油前莫用臨行同惜別功名不為情牽欲看戈騎鬱相連凱歌歸玉帳重聽聖朝宣　臨江仙

送大都督侯公總戎兩浙帳詞　并序

伏以詔下法宮寵分帥閫地肺帶江山之勝人方重于中樞天目崇瓮鑰之司　帝又煩於外補禮

隆推轂情切攀轅恭惟大總戎侯公閤下氣槩沈
雄機謀明決好時經武實能書而能兵營平奏章
幾立功而立論勳伐高于羣辟聲名動乎一時始
蒞吳淞之兵繼總京營之旅桀戟廻翔于瘴嶺風
猷彈壓乎狼山遐邇俱安封疆荐歷屢臨鉞鎮借
六纛以蕃宣一踐斗樞轄五兵於宥密信臣精卒
允資拱扆之親虎踞龍蟠克壯金湯之勢兵車震
疊草木光華聯兩浙之要衝寔一方之鉅鎮疆連
甌越外如脣齒之相依地接京畿內欲腹心之蕉

恙有嚴有翼復紀律于舊圖維屏維藩峙屯營于東道悍俗方更而未固驕兵甫輯而猶疑非資巳試之良曷餝不虞之備兵事不由中御合淛河左海而移師戎乘以先啓行徙豹尾纔旗而建節千里聽和門之令十連尊元帥之稱某等久託門墻親承謦欬窮年吹律巳令枯卉之生春三載播鈞會使頑金之成器何依仁之有幸乃沐德而倏違聊寄謳吟用明沾戀詞曰江海渺無際一舸駕長虹等閒倚檻舒嘯輕浪舞廻風揮手高城四望雲

裹白門烏榜功業更誰同疊鼓鬧清曉千騎引雕弓武林外西湖上瑞烟濃平生豪氣飛動談笑淨胡戎今日樽前貔虎欲定天山無處一箭落高鴻歸夢未應久麟閣待非熊　水調歌頭

焦氏澹園集卷之十二

書

荅耿師

差人到得領教尺爲慰承諭學術至今貿亂已極以某觀之非學術之貿亂大抵志不眞識不高也蓋其合下講學時原非必爲聖人之心非眞求盡性至命之心秖蕲一知半解苟以得意於榮利之塗稱雄於愚不肖之林已耳稍遇一二明者扣以安身立命一着輙展轉支吾莫知置對此時能返

煦回光更思出路豈非大丈夫哉乃中懷疑沮外示剛愎其剛愎也適以為拒善之漭其疑阻則懵懵終身而不之釋豈不悲哉某所謂盡性至命非舍下學而妄意上達也學期於上達譬掘井期於及泉也泉之弗及掘井何為性命之不知學將安用今之談學者假然自命為知性矣然非實能知也中能無疑乎未能無疑也而強以欺人愚不肖可欺也賢智者可欺乎已之心可欺乎彼其以多欲之心假道於無礙之語而不知其不可假也甚

請有以詰之爲惡無礙也爲善獨有礙乎爲善懼有着心也爲惡不懼有着心乎以彼所託意出禪宗顧禪宗無是也內典云無我無作無受者善惡之業亦不亡無作無受者言於有爲之中識無爲之本體云耳未嘗謂惡可爲善可去也又云善能分別諸法相於第一義而不動言分別之中本無動搖云耳未嘗謂善與惡漫然無別也是無我無作無受也是不動之第一義也乃孔門空空之宗也乃于思未發之中無聲無臭之天載也爲之徒

者既不能契其竗詮而反拾他人餘唾以文其謬柰之何哉孟子論暴行必先邪說邪說所以濟暴行邪說不熾暴行不行也然則非身擯倫物之矩無以挽暴行之流非心徹性命之原無以闢邪說之口舍吾師其奚望哉薛鴻臚傳至譯異編領悉人還甚迫信筆作此冀更有以教之幸甚

又答耿師

士能遁至手書知拳拳以人惑於異學爲憂某竊謂非惑於異學之憂無眞爲性命之志之憂也學

者誠知性命之爲切則直求知性而後已豈其以夢夢議論爲短長第乘人而闞其捷哉佛雖晚出其旨與堯舜周孔無以異者其大都儒書具之矣所言本來無物者即中庸未發之中之意也未發云者非撥去喜怒哀樂而後爲未發也當喜怒無喜怒當哀樂無哀樂之謂也故孔子論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而曰天下何思何慮於憧憧往來之中而直指何思何慮之體此非佛法何以當之顧學者不察而摭以微言與理獨歸之梵學是可歎也

近世談學者既不足以知此卽吾師所舉學佛數公皆未能稍窺其藩況其他乎潘生行草草附此何時合幷乃究此懷臨風不任耿耿

荅耿師

昨姜司冦公遞至手札幷錄伯淳先生語見示知吾師爲學者慮至深也某之寡昧何足與議於此敢私布之以求正伯淳宋儒之巨擘也然其學去孔孟則遠矣孔孟之學盡性至命之學也獨其言約旨微未盡闡晰世之學者又束縛於注疏玩狎

於口耳不能驟通其意釋氏諸經所發明皆其理也苟能發明此理爲吾性命之指南則釋氏諸經卽孔孟之義疏也而又何病焉伯淳斥佛其言雖多大抵謂出離生死爲利心夫生死者所謂生滅心也起信論有眞如生滅二門未達眞如之門則念念遷流終無了歇欲止其所不能已以出離生死爲利心是易之止其所亦利心也苟止其所非利心則卽生滅而證眞如乃吾曹所當亟求者從而斥之可乎然止非程氏殄滅消煞之云也艮其

肯非無身也而不獲其身行其庭非無人也而不見其人不捐事以爲空事即空不滅情以求性情即性此梵學之玅孔學之玅也總之非梵學之玅孔學之玅而吾心性之玅也此即謂之玄機而舍帖身無玄機此即謂之微旨而舍就事無微旨恐不必會之而爲一亦欲二之而不能矣若所言殄滅消煞之云則二乘之斷見而佛之所訶也豈佛咎哉伯淳人品雖高其所得者猶存意地乃欲以生滅之見纆測淨明之性海難以冀矣學者誠有

志於道竊以為儒釋之短長可置勿論而第反諸我之心性苟得其性謂之梵學可也謂之孔孟之學可也即謂非梵學非孔孟學而自為一家之學亦可也蓋謀道如謀食藉令為真他即人目其餒而吾腹則果然矣不然終日論人之品味而未或一嚌其胾不至枵腹立斃者幾希譯異編語錄其二冊悉有鄙見箋注其上幷往請教然不可以語他人唯吾師可也

答陳景湖

都門得一瞻奉恨不能少相周旋以奉緒論爲快
快耳承損手書訊以所疑僕何足以與此顧來問
不敢虛也輙以億對惟吾丈察之吾人應事雖屬
棼紜乃其樞紐之者却是一物所謂隨事體驗云
者于紛紜中識取此一物而已得此入手如馬有
銜勒即縱横千里無不如意此顏子之所謂禮也
顏子工夫只是復禮能約於禮則視聽言動頭頭
是道奚繁且勞之慮焉原憲不識源頭却於支派
求之用力愈勤去之愈遠與之楚而北轅何異蓋

道近而人自遠之道易而人自難之故耳何者人之在道如魚之在水疑生智隔乃覺其離苟破疑城即登彼岸非無疑之外更有彼岸可登也幸丈悉銳堅城之下畢力攻之語云一蔽既徹群疑盡亡到此方為真覺悟之人與對塔說相輪者不同矣復所先生方相朝夕自能為丈悉之亦不俟喋喋也信筆無次統惟垂照不備

答錢侍御

辱手尺拳拳所以開發不敏者甚悉可勝感慰狂

狷鄉愿之論正世道人心之關鍵然甚難言也鄉愿之賊德非孔孟具眼不能識之至近世所推以為中行者皆其支裔耳狂狷襟期正與相反只眞偽二言足以定之大氐中行其猶龍乎狂猶鳳狷猶虎其卓犖俊偉皆任道之器至於鄉愿者狐也狐肖人之形不能辨其狐而反為所惑至一逢狂狷衆口嗷嗷必力排之而後已世人之無識良可悲也夫君子貴自信而已苟有狂狷之一節即為孔孟所印可矣即庸流排沮之何傷哉雖然中行

狂獧器足以任道故孔孟思之而非與其竟於此也中行如顔子一間未逵者也逵之則聖矣狂之高明獧之介特視世俗之稱譏利害不啻鵷雛之於腐鼠而何足以入其靈臺耶此等人物日仰鑽于斯其覺悟而之中庸也何難故僕尤望足下無以踽踽凉凉自安而更進於大成也宋儒如周元公程伯子邵堯夫陸子靜諸公皆於道有得僕所深服至伊川晦庵之學不從性宗悟入而以依倣形似爲工則未得孔孟爲之依歸故耳藉令學者

不知學之宗趣而以此為法竊恐其入於鄉愿而不自知也儒釋之辨尤今日一大公案僕非左袒釋氏者但以學者不究明巳事日棼棼二氏之辯所謂如人數他寶自無半錢分故一為曉之耳異日者足下一到彼岸自能知其指歸亦非筆舌所能罄也未間惟努力自愛不盡

答耿師

南都寄至老師學彖一書手之幾日未能暫釋復承惠教易測不任歎服久聞易學一泒流傳蜀中

項爲纂脩事盡繙石渠之藏中以易數著書者不啻數十家大抵蜀産也言人人殊未易卒解某舊所服膺者慈湖先生已易耳讀老師書反求諸心不以卦爻求易甚矣吾師之類於慈湖先生也未段言　聖祖佛理精深而以程朱立教意雖甚玅却成兩截語矣栁子有云舍禮不可以言儒舍戒不可以言佛蓋已克矣斯視聽言動靡不中禮心空矣斯三千威儀八萬細行靡不具足世之談無礙禪者則小人而無忌憚者耳奚足與于此哉然

老師憂世之心甚則深領之矣李君還適冗劇之甚草草作報不能詳細便風不惜時惠德音爲望

臨楮神往

荅友人問

問論語開卷首言學而次章即引有子孝弟爲仁之本則知學者學爲仁也仁道多端必自孝弟始子夏謂誠于盡倫爲巳學是矣先儒謂其流必至於廢學則四者顧不得謂學與他日又謂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夫吾人自少至老

莫非學也仕乃學中之一事而謂優而仕優而
學何也豈仕自仕而學自學耶抑所謂學者別
有指耶若是與孔子之所謂學同耶否耶
自古獨提學之一字以示人寔始孔子而學也者
所以學爲仁也編論語者首言學而卽次以孝弟
爲仁之本意可見已然仁爲人之所自有非其旣
失之而復得之與其旣壞之而復脩之之謂也故
日用飲食仁也出入動靜仁也語黙色笑仁也而
其中之最切而易知者無如孝弟故獨指而示

之令其一覺悟聞而仁道卽此而在此豈待有所脩爲積累而得哉故曰我欲仁斯仁至矣又曰學者覺也此之謂也知知孝弟之爲仁則無往而非仁可知矣知無往而非仁則無往而非學可知矣而如賢賢也竭力致身也信也獨可以未學言哉其言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特抑揚之以致其決乃遺詞之法如此而儒者不知遂謂其流至於廢學是蓋謬以行之不著者當夫倫而又謬以記誦詞章者當夫學也豈理也哉子夏見當時之人有

判仕學爲二者故語之曰仕而優卽爲學不必離仕求學也學而優卽爲仕不必離學求仕也優者無困於心而自得之之謂也蓋子夏本欲合之而爲一而解者反岐之而爲二明乎非西河之意矣若此者皆由後世學之一字體認不眞遂至支離如此信如其說則子夏之文學當爲景差宋玉之流而不可與顏閔齊稱並軌矣然則博學於文何能約之以歸於禮而博學詳說初非爲反約設也豈不悖哉

問良知一語此孟子開示切要之言陽明先生指良知爲聖學之要是矣却謂由讀佛書而後悟夫佛書雖與𦕈豈能精于孔孟之學陽明必由佛書而後悟何也孟子謂人皆可以爲堯舜歸之孝弟又謂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何等明白簡易佛氏卽心卽佛雖甚徑捷然屛棄物理滅絕人倫與孟氏之說何啻天淵何陽明竟由此悟入耶試使西方聖人而主世敎果能平治天下否陽明先生固治世之學也乃其

說云云何也

孔孟之學至宋儒而晦蓋自伊川元晦誤解格物致知至使學者盡其精力旁搜物理而於一片身心反置之不講陽明先生始倡良知二字示學者反求諸身可謂大有功矣夫良知即前之所謂覺與仁也今人乍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是人人有此良知也呼而與之不受是行道有此良知也蹴而與之不屑是乞人亦有此良知也此豈待於外索哉故曰人皆可以爲堯舜夫人皆可

以爲堯舜在孝弟而孝弟在徐行後長天下有不能徐行後長者乎則無不能爲堯舜可知巳郎孝弟郎堯舜與郎心郎佛本非二說葢人心一物而仁也良知也孝弟也則皆其名耳誠因其名以造其實則知所謂良知則知含人倫物理無復有所謂良知郎欲屛而絕之豈可得哉此理儒書具之特學者爲註疏所惑溺不得其眞而釋氏直指人心無儒者支離纏繞之病故陽明偶於此得力推之儒書始知其理斷斷乎非後儒之所講解者張

商英云吾學佛而後知儒亦猶此也人之不能治世者只為此心未得其理故私意糾棼觸途成窒苟得於心矣雖無意求治天下而本立道生理所必然所謂正其本萬事理也藉令悟于心而不可治天下則治天下果何以而良知為無用之物矣孔子耳順悟意於滄浪孟子引言不遺於陽貨聖賢之心空洞無物何善不取而何必過為分別乎佛氏有三千威儀八萬細行未嘗屏物理也以淨飯王為父以羅睺羅為子未嘗滅人倫也若學之

者如二乘斷滅之見則其徒往往有之非釋迦之罪也

問聖門之學莫先求仁程子謂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取醫書痿痺不仁爲譬極爲親切但此言眞體耳至下手用功處莫要于克復敬恕姑以克復論勿視勿聽勿言勿動若非中先有主而徒求之四勿亦强制耳回也三月不違仁直勿視勿聽而已耶其餘日月至焉抑勿視勿聽矣而又有能視能聽者在耶易曰敬以直內

義以方外四勿之功果相同耶孟子謂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抑與四勿相發明否耶

仁者一名孝弟一名良知一名禮禮也者體也天則也是禮也能視聽能言動能孝弟能賢賢能事君能交友可以爲堯舜可以通天地可以育萬物人人具足人人渾成所謂與天地萬物爲一體者乃其體自如是非我強與之一也學者不知目之自視又爲視以視之不知耳之自聽又爲聽以聽

之不知口之自言身之自動又為言動以言動之此所謂巳也夫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苟率于巳則知識耳矣意必固我耳矣何天則之能順乎孔子示顔子以克巳正於此處一刀兩斷當體消融則巳克巳克而禮自復矣蓋孔顔之學只是禮之為體認得精認得旣精則眞禮在我一有非禮之禮自無所容留參雜於其間所謂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所謂三月不違仁所謂約我以禮皆指此而言故曰顔氏之子其殆庶幾乎幾者動

之微言其微動於意見卽能知之能克之也若待
著見於聲色浸淫於尤悔而後徐爲之計非但措
手不及卽果知其說亦原憲之克伐怨欲不行者
耳何以爲不遠復何以爲知幾也哉來諭云非中
先有主而徒求之四勿亦強制耳是也但所謂主
者乃其體之固然而非我有以主之苟我有以主
之程子所謂是以敬直內非敬以直內也知直內
則方外可知此正毫釐千里之辨所當精意以擇
之者也孟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

鄉正言心無存亡無出入無方所乃心體之妙如此非貴操而賤舍也此於視聽言動間一默而識之當自得矣

問陽明先生謂養德養身直是一事則知立命之學亦修性者所不遺也以致今之士大夫䧟寂者謂佛氏之空足以不滅談玄者謂老氏之虛足以長生二氏之學果能不滅且長生耶夫子曰仁者壽曾子曰德潤身心廣體胖孟子曰其生色也晬然見于面盎于背此有中形外之

實理非無徵不信之談也士大夫猶舍此而求彼何也又有取佛氏之定以澄心資老氏之息以止慮必欲將神明不測之體束縛之若牛羊然此于身果何補耶許魯齋曰萬般補養皆虛僞惟有操心是要機然則心果如何而操耶

來諭云躭寂者謂佛氏之空足以不滅談玄者謂老氏之虛足以長生夫既空矣則不滅者何寄既虛矣則長生者何物蓋二氏原無此說而傳之者之謬也昔人云黃老悲世人貪着故以長生之說

漸次引之入道知黃老則知佛矣蓋佛因人之怕
死也故以出離生死引之旣聞道則知我本無死
老因人之貪生也故以長生久視引之旣聞道則
知我自長生初非以軀殼論也觀老子曰死而不
亡曰壽亦可見已人之性體自定自息大學之知
止易之艮正論此理非強制其心之謂也不然旣
爲神明不測之物則豈人力所能束縛之而苟其
爲束而縛之則亦不可言定不可言息矣此皆析
厭之妄情揣摩之億說而豈足爲知性者道哉孟

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又曰天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蓋誠知性命則聲臭且無何壽夭之可言乎夭壽旣無何貳之可言乎故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蓋聖人無死地故可以死也此謂之立命而豈區區徇生執有者倫哉雖然世人謂養生不可無物也故騁無益之求謂有身不可不愛也故營分表之事不知厚其生而生愈傷養其身而身愈病耳然則聖人之盡性至命卽謂之養生之要訣可也豈故遺其生哉

荅友人問

王伯安言佛氏言無吾儒豈能加箇有且以出離生死爲念則於無上不免加少意所以與吾聖人異曰出離者人法俱空能所雙遣何以言加

古云黃老悲世人貪着以長生之說漸次引之入道余謂佛言出離生死亦猶此也蓋世人因貪生乃脩玄玄脩既徹即知我自長生因怖死乃學佛佛慧既成即知我本無死此生人之極情入道之徑路也儒者或謂出離生死爲利心豈其絕無生

死之念耶抑未隱諸心而漫言此以相欺耶使果
毫無悅生惡死之念則釋氏之書政可束之高閣
第恐未悟生死終不能不爲死生所動雖曰不動
直強言耳豈其情乎又當知趨生死者在佛學特
其餘事非以生死脅持人也
周茂叔言看一部華嚴經不如看一艮卦如何曰
此言是也學者苟能知艮卦何須佛典苟能知自
性又何須艮卦
程伯淳言釋氏說道如以管窺天秪是直上去如

何曰否道無上下
伯淳言佛氏直欲和這些秉彜都消煞得盡然後
以爲道然畢竟消煞不得如何曰安得此言如此
是二乘斷滅之見正佛之所訶也
伯淳言佛有箇覺之理可謂敬以直内矣然無義
以方外如何曰覺無内外
伯淳言佛唯務上達而無下學然則其達豈有是
也曰離下學無上達佛說種種方便皆爲未悟者
設法此下學也從此得悟即名上達學而求達即

掘井之求及泉也泉之弗及掘井奚爲道之弗達學將安用

伯淳言盡其心者知其性也佛所謂識心見性是也若存心養性則無矣曰眞能知性知天更說甚存養盡心知性所謂明得盡渣滓便渾化是也存心養性所謂其次莊敬以持養之是也即伯淳之言可以相證然釋氏亦有保任之說是否曰古德不云乎一翳在眼空華亂墜

伯淳言傳燈千七百人無一人達者不然何以削

髪胡服而終曰削髪胡服此異國土風文中子所云軒車不可以適越冠冕不可以之胡者也然安知彼笑軒車冠冕不若我之笑削髪胡服者耶故老聃至西戎而效徬言禹入裸國忻然而解裳局曲之人蓋不可道此

伯淳言佛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如何曰學不能開物成務則神化何爲乎伯淳嘗見寺僧趨進甚恭歎曰三代威儀盡在是矣又曰灑埽應對與佛家默然處合則非不知此理而必爲分異

如是皆慕攻異端之名而失之者也不知天下一家而顧遏羅曲防自處於偏狹固執之習蓋世儒牽於名而不造其實往往然矣乃以自私自利譏釋氏何其不自反也

伯淳言釋氏之學若欲窮其說而去取之則其說未能窮固已化而爲佛矣且於跡上攻之如何曰伯淳唯未究佛乘故其掊擊之言率揣摩而不得其當大似聽訟者兩造未具而臆決其是非贓證未形而懸擬其罪案誰則服之爲士師者謂宜平

反其獄以爲古今之一快不當隨俗爾耳也

與友人論文

竊謂君子之學凡以致道也道致矣而性命之深

窅與事功之曲折無不瞭然於中者此豈待索之

外哉吾取其瞭然者而抒寫之文從生焉故性命

事功其實也而文特所以文之而已惟文以文之

則意不能無首尾語不能無呼應格不能無結構

者詞與法也而不能離實以爲詞與法也六經四

子無論已卽莊老申韓管晏之書豈至如後世之

空言哉莊老之於道申韓管晏之於事功皆心之所契身之所履無絲粟之疑而其爲言也如倒囊出物借書於手而天下之至文在焉其實勝也漢世蒯通隋何酈生陸賈游說之文也而宗戰國晁錯賈誼經濟之文也而宗申韓管晏司馬相如東方朔吾丘壽王譎諫之文也而宗楚詞董仲舒匡衡揚雄劉向說理之文也而宗六經司馬遷班固荀悅紀載之文也而宗春秋左氏其詞與法可謂盛矣而華實相副猶爲近古至於今稱焉唐之文

實不勝法宋之文法不勝詞蓋去古遠矣而總之實未澌盡也近世之文吾不知之矣彼其所有者道耶德耶事功耶蔑其實而欲妄爲之詞身居一室而指顧寰海之圖家藎屢空而侈談崇高之饗非獨實不中竅乃其中疑似影響方不自快又安能曉然於口與手乎夫詞非文之急也而古之詞又不以相襲爲美書不借采於易詩非假塗於春秋也至於馬班韓柳乃不能無本祖顧如花在蜜蘗在酒始也不能不藉二物以胎之而脫棄陳骸

自標靈采實者虛之如者活之臭腐者神奇之如
兇彌入于儀之軍而旌旗壁壘皆爲變色斯不謂
善法古者哉近世不求其先於文者而獨詞之知
乃曰以古之詞屬今之事此爲古文云爾韓子不
云乎惟古於詞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夫古以
爲賊今以爲程故學者類取殘膏剩馥以相鱗次
天吳紫鳳顛倒裋褐而以炫盲者之觀可不可也
蘇子云錦繡綺縠服之美者也然尺寸而割之錯
雜而紐之則綈繒之不若今之敝何以異此以一

二陋者為之不足怪也乃悉羣盲以趨之謬種流
傳浸以成習至有作者當其前反忽視而不顧斯
可怪矣學古者知有道而已道之能致文不文皆
無意也而況苟以冀人之知乎僕雖不能文又力
薄塗遠方圖其大者而奚暇於此輒因歎事之論
一出其狂言惟有以教之幸甚

焦氏澹園集卷之十三

書

荅耿學憲

久不聞動定懷企爲勞使來審起居佳勝爲慰濂洛關閩古方鄒魯今八閩先哲遺風必有存者得兄振鐸其間收效弘矣吾師弭節儆鄉時都人士日受益而不知今去之廿年士知向方鄉有美俗誰之力也弟嘗謂賢者之賢不若薦賢者之賢薦賢者之賢不如成賢者之賢始非虛語惟兄勉之

今先後作人之功一歸耿氏豈不勝哉弟年往志盡乃叨一第亦何足道然吾兄期望之厚亦不敢不求勉副百一也冗中擾忙作此尚圖嗣布不宣

與日照宗人

我祖武略公自國初以宦遊留金陵二百餘載矣德靖間飢疫相仍一門凋謝秪餘吾父騎都尉一人耳此特童稚孤立不能遠省丘墓南北阻絕以至于今每一念之未嘗不流汗沾衣也某自髫年發憤向學豈第爲世俗榮計寔吾父督教甚嚴

不忍怠棄欲因之稍稍樹立不愧家聲耳巍科清
秩夢想不到一旦得之皆我先世祖宗之積德我
父母之教督非某一人力也登第以來竊念我賢
宗遠在海隅實一氣而分恨初仕薄力未能相顧
心寔愧之乃承我宗兄不遠數千里視我薊門感
甚愧甚兒輩以九月初方到欲遣之一上先人丘
壠少展積懷而勢有不能先令家僮代申此意府
縣坊銀到日卽儘數置祭田一處所入田租以供
歲祀餘察兄弟之甚貧者量周之俟後有力陸續

增置爲經久計鄙意亦漸爲歸老之地耳望兼酌見示餘情縷縷小僮自能口之不及一二

答蔡崑石

蘭居丈至接手尺具感垂念之厚且聞進脩甚力本地風光日有下落浣慰如何古云爲道日損損有兩端損事障易損理障難也人性湛然本無一物不知者至多其意識以蔀之蔀去而性自若非能有增也昨一友云但盡凡情別無聖解乃曰求聖解而凡情不盡將奈何僕語之曰子語非不佳

苐所指凡情不同耳其人固問僕曰郎聖解是也
丈謂此言如何南北書郵易通幸時時敎我不盡

答陳京兆

承不鄙以書尺寵之且佳刻種種如觸目琳瑯應
接不暇何其盛也感慰感慰東南荒儉自昔所未
有入春種蒔以時雨雪應候疲甿有更生之望矣
非明公焦勞潛感天意未必轉歉爲豐易危以樂
如此之速也金陵六代遺蹟班班可攷又　高皇
帝之豐芑在焉江山文物若有司掌故皆孟堅平

子賦材也明公馮軾遊其間一抽豪而揚抱之豈獨三都二京不能擅美亦可以明昭代之懿垂示來茲矣明公儻亦有意乎使還裁書叙謝屬冗劇略無倫次統惟崇炤幸甚

答馬杞縣

頃再奉尺二拳拳唯學道是念世之巨公才士知及此者鮮矣何幸於桑梓之鄉得覩吾丈也着衣喫飯即本來面孔本未嘗迷亦不俟覓了此則真詮吏牘何異何同丈云愚人忘巳之頭別尋首領

者已自道破其云云者無亦冀引未悟者而偕之大道耳劉布衣還草草布復布衣有蘊藉而時流不能得之牝牡驪黃外荷吾丈善調護之敢代爲謝諸唯爲道自重不備

與張兵部

京邸得奉色笑馳仰之懷若可槩慰而干旌復南指矣矯首莫雲可勝菀結醜虜跳梁國本未定言者棼棼頃幸升儲有期戎馬漸遁顧當事者拮据則已甚矣南中宦遊在圖畫間眞成吏隱幸時以

一觴一詠消之勿成當面錯過也家兄淺薄蒙庇
得稍稍遷轉坐川塗相問未即稱謝意極愧之惟
垂亮幸甚餘不盡

與柯學臺

僕跧伏衡門日寡梯接癸酉秋明公首舉上京得
其制義讀之如鳳采星華私心歎服因講聞明公
之爲人壽知自循良爲執法蓋所至有錚錚聲焉
客歲濫竽一第幸從薦紳大夫遊此奉顏承教之
會也乃明公以督學載簡書而南矣跂望光塵彌

增延結項家僮來知明公垂念眇末樹楔展禮綢
繆備至且感且愧不自知所以堪之也東南士習
刓敝歲以彌甚詭僻者獵異而罕闚其原淩跨者
妒前而不顧其禮託籍冀進倩人飾醜者在所而
是而又者利鮮恥之朋羽翼之非名世大賢孰化
標清倖竇杜絕巧僞之端靡能返也而適得明公
非東南之厚幸乎僕爲弟子員時士迷沿瞽襲羣
蟻慕羶徒利祿識耳迨耿先生振鐸於茲士心霍
然如醒得解乃知覺性之固存冥冥之可旦也而

非明公其疇能曁之蔣廷評行阜草附言一鳴謝悃且感明公風義翕然而幸鄉人之首被之也不覺覼縷如此惟崇炤幸甚

答顧中丞

曩僕於管登之所習明公高誼知其倜儻扶義人也心竊嚮往之尋宏甫歸自滇雲問所游從則首舉以對知明公非獨才豪一世蓋有超超玄著之風焉訃異日者世出世事業嶽峙淵深合爲一人者必明公也今明公之勒彝鼎銘旂常者果踔絕

一時較兩公之言真成左券矣蓋僕嘗歎相知之
難有同室不知而千里之遠知之者亦有同時不
知而千百世之後知之者乃僕即未承謦欬之音
于明公則敢謂知之者也顧不識眇末亦有當於
明公否頃溫詞遠至所爲提奬者良厚知明公之
知僕不啻僕之知明公也幸甚幸甚雖然士非相
知之難相成之難也今時肩巨任重有明公等在
非僕所敢知乃若研究真乘直了大件於明公必
有獨詣焉其何以津梁末學令不長迷也哉望之

望之使還直冗劇據案草草占謝不盡欲言未間惟爲國自重

荅周中丞

昨舍弟傳敝郡奉有明臺公移欲爲寒門樹楔前張簿書中巳力控辭而廵院移文又至矣明臺裴察奬浅薄風厲後學不自知其過厚如此顧不肖無秋毫裨於里閈父老也而此役不無少煩遷且以非才塵上第循省之餘含愧方切敢更濫盛典以益其不德耶吳中荒歉自昔所未有賴明臺拊

循安集之今幸稍寧貼而明臺之焦勞小民之委
瑣則已甚矣故不肖尤不願以此爲明臺費也兒
輩相從京邸又書尺苦不盡意敬託舍親張上舍
特詣門墻道此拳切萬萬垂諒而俯從之幸甚感
甚蓋明臺所爲不朽於僕與僕之仰荅明臺政不
在此也情切詞直干冒尊嚴不任悚仄

○荅張太學

使至領手書厚幣知犬馬之年尚靡齒記此情此
誼非淺薄所能堪也愧之愧之不佞潦倒偶竊一

第顧欲以薄於鄉井故人實所不能乃丈至以爲
僕譽則又過矣先君子嘗稱南國薦紳如周約翁
王石翁諸公視同鄉情禮兼施人已兩得僕蓋慕
之而未逮焉然不敢不勉自鞭策求副奬借之意
也撫臺樹楔高門蓋酬賢勞之萬一雖丈不爲望
報而主司表揚善類誼當如此書郵中郎當道尊
旨耳使還率此布謝餘懷百不及一尚闔嗣布

荅沈座師

使至辱書幣之況發函伏讀不任浣慰至人出世

之學非獨爲患苦而設顧能留意卽一切世緣如
空華在眼自不足挂之靈臺間矣吾師眞性恬愉
本與道合緣此竿頭進步古人佳處知不難到也
雅製以示一二識者靡不賞音蓋詩以興寄爲宗
而世類求之才學閒故去之彌遠此編出學者得
指南矣辱諭爲序所不敢辭茅使者戒行甚迫不
能待容脫稿卽見便奉寄未閒惟尊生自厚以副
瞻依

荅石京兆

承手尺具審南都雨雪以時麥秋可望疲甿有更生之漸矣明臺勞來鎮靜殫竭心力宜其所致乃爾人心晏謐江山風物足助吟嘯計燕寢生香雅歌投壺日有餘樂何慰如之鄙薄孱在下風仰庇方切顧恐鋒車之名在旦晚間不能久爲豐鎬留耳使還草草覆晨風北指時示德音幸甚

荅王福州

丈手書巳領令弟至閩知且涖任矣甚慰甚慰劉忠宣公轉官時恨不得親民力求補外以行丈意

亦猶此耳第古之人不分靜喧爲二念世出世間爲兩條葢具五力者向三界中作如意事入魔王宮爲魔王侶況臨民實用朝施而夕被其澤者耶幸丈勉之夏經歷行草勒奉訊夏爲舊句容亦知向往者敢附具之不盡

答陳尚敬

榮轉屬忽劇未及展賀煩書尺遠至彌深感怍兵餉二事也而寔相通以長才遠識如足下有餘於此而顧不足於彼者乎頃黃侍御疏請備樞筦之

臣一節謂必由兵曹而邊道由邊道而撫院由撫院而樞筦乃得結練精熟而與嘗試滂爲者別鄙意甚然之當事者於足下蓋亦此意耳使還草草謝復諸不能百一統容嗣布不一

與史彰德

使旋會以數行上復計徹覽矣頃杞人劉悟性不遠千里過訪今歸取道貴治令之胥謁悟性在留都時門下曾以大篇贈之年來以事母故何肉周妻一隨俗尚而學道之念無斯時皆門下退食之

餘倘能梯進之俾盡吐胸臆以相証亦旅中一快事也夏木方陰起居多福唯倍加保練以幸斯民不次

答陳乾室

憨山往雷陽曹溪非其地也作一書與天湖丈求其照拂計必能加意耳古之善知識多罹困阨道力彌堅憨山此往亦諸佛欲以萬里之行調伏之當不爲怨尤也晤間爲道意幸甚餘不盡

答史觀察

都門瞻奉甚慰契濶頃拜教賜溫詞奬借溢於言表益非僕所敢當矣感愧感愧門下千載名家一旦乃有以睚眦之微薄骨肉之誼者有識自能辨之其奚能爲惟門下雅度一意兼容古所謂安于所傷則物不能傷物不能傷而物亦不傷之者也如何使還草草占復拜謝諸容嗣布不盡

答馮司成

伏承教賜知門下再入成均秉教鐸矣以留都風物之嘉兼多士服習之素皆門下所樂就者聞之

不任浣慰國庠衰涼昔賢所歎然得袁山甫而與得韓公而不落莫亦存乎其人耳門下卽整飭賢闕然所爲財成鼓舞必有聳然改觀易聽者都人士首先被之又僕之幸也使還草勒謝復未間惟倍加保練以副眷倚不宣

荅喬給諫

昨舍親還領誥勑并手書知勞神用多矣感甚感甚選司聞君具一書託見樸兄轉致之務求不誤正月題請爲抄西歷幸卽蕩平倭患尚不可測然

此非所急也國是搖搖人心不美此國之大患顧不知收拾挽回之當自何處著手耳都門汨沒日思故鄉之遊歸來倏忽半歲其爲擾擾乃倍都門時人生欲求適意豈易得哉二月中準擬北發晤言不遠遺書不敢多及

奉許座師

奉違顏色幾易日月矣既乖王喬鳧竟之送又乏趙至山陽之駕師之遇弟子何其厚弟子之事師抑何薄也即大雅之度不加督過自覺無所比數

於人理矣伏聞吾師得謝歸榮呈舍揮金班荆道
舊綠野香山之致儼然在望可勝浣慰竊念古大
臣之去國者間嘗有之大都取辭榮激貪爲世名
高已耳吾師和平惇大地負海涵平居坦夷不見
涯涘至于大義所係不難危言悟　主計先國本
而後其身憂在邊陲而忘其去大節凛然朝野與
歎非獨門墻之士能言其盛而已某淺薄辱吾師
知遇希文大科之薦鮑叔國士之知蓋俛兼焉古
稱知己重於感恩言兩得之難也夙夜皇皇靡所

稱塞是懼惟種學績行冀異日鉛刀一割庶幾上不累知人之明而下可自脫於凡陋此某之所用爲報也而淺才下質自奮不前不知吾師何以策之附具不腆聊見區區諸生薄有問訊并贈言一帙統希麾入嚴寒時進匕箸以副瞻依不任惓切

答顧中丞

辱手書幷大疏讀之不勝快咢何門下審於事而辯於詞若此也前此僕竊料東事屢爲人言而大疏靡不一一懸合又自幸其億中矣封貢先朝舊

事可鏡但人言呶呶衆而難犯假虛名以寮之至舉朝合力以爭若許以入貢將愈益棼棼矣門下毀譽得喪捐之度外而精爲國謀非奇男子不能然文中子不云乎安身者所以安天下也惟酌彼已之中處之取無償謀無召鬧足矣使還草勒謝敎未間惟強飭自愛

一與姚鳳麓

客歲還故棲辱雅眷深至感慰不可言頃却埽杪觀嘗復深入圓明盡蠲法縛此非百刼千生種有

夙根何能一旦臻此僕大事未明乃汩沒風塵莫自解脫囘憶蒼崖燕磯之上把臂論心歡言酌酒可復得哉言之太息南都風雅坐檢括之人日就散佚得門下彙粹成編遂令一方文獻有徵非獨豔稱秇林而已倘未入刻幸寄示藁本僕願爲門下傳焉諸惟爲道自重

荅張準齋

自南都一望顏色䟦仰不忘顧未以片言奉候自明其耿耿也使至辱手尺拳拳所以垂念者甚厚

且獎借踰溢彌增愧感昨歲以職事課讀禁中念
主上高拱深嚴之中所奔走給事者獨宦豎輩
耳倘少能啓發令知所嚮往即涓埃之念可藉手
自效因取古宦者行事日指示之亦頗有樂聽者
昨稍葺成書編纂未就得大疏讀之知有貂璫史
鑑上獻甚矣門下之得我心也以此甚思一見其
書而不得承瑤函遠至且展且讀何快如之僕已
改直起居注前事未竟託敝寮終之得來刻即可
就此敷衍不必更摻討矣大學說獨抒胸臆足破

支離之敝不任敬服使還草勒謝敎未間惟若時保愛以副遠想不宣

與何巡臺

敝縣日照者濱海陋地也曩苦凶歲民半流亡遺田久荒不治顧額糧未有減也頃得縣父母前令令杜加意勞來民乃復業張墾田莊百四十三所杜復增四十八所土地漸闢人烟日湊令海方小邑更覩庶矣之俗真良師帥力也苐此業名之官莊暫令入穀未與縣民一體輸納不獨土著賦重

難勝即新至者籍無編名未有固志似非長計明公雅以民瘼爲急敢以僭聞倘郡有申文幸一允行之敝邑士民當世世戴德非獨一時之感而已高車東指屬小疾未能面罄托敝同年喬君轉致未知徹聽聽否風便附此中告千冐清嚴臨楮悚仄

荅柯學臺

客歲不揆以竿牘自通甚愧率略顧蒙辱賜報言奬借踰溢非不佞某所敢承也捧讀刻卷言人人

姝總之雅淳清玅不詭於正爲之歎服蓋文敝久矣後生小子未暇窮經斵理輙取古文奇字鱗次爲文因之取上第者纍纍而是當事者至奉 詔條三令五中之不能止也門下歲比旣以此殿最之而又明示之鵠如此士習其有瘳乎昔歐陽子痛排軋茁之陋時得士如曾蘇而物論譁然未能遽服蓋久之而慶曆之文追還古始誰之力也惟門下堅持之而已夜氣二字孟子發千古之所未發此眞前人所云夢覺關也門下於此提撕可謂

得其肯綮蓋知此即爲知存此即爲致非有二理所從言之異耳僕性寡昧即師友漸摩最深且久而欲策高足一涉道津未之能焉門下其不鄙而教之至望未間惟爲斯文自重不宣

荅方伯雨

一別未能嗣音乃此心無日不東南馳也詩言徧爲爾德在日用飲食日用飲食何人不爾而獨指之爲德則悟不悟之謂耳在聖非豐在凡非嗇悟之非增迷亦非損雖然未有不悟而道爲我有者

古人所以貴知味也幸吾子勉之見泉丈事鄙心自切顧當事雅未相聞俟另圖之以報草草不盡

與李學憲

門下曩弭節舊都時自肕游講聞高誼雖未能摳趨請益而心嚮往之非一日矣迨門下以文章主盟區宇聲實蔚然遐邇傾注蓋昔而郎潛今也豹變大丈夫得時而駕其風華照映彪炳卓越如此乃僕得與編氓齒于部内顧不敢以竿牘一道其區區瞻跂謂何頃兒輩就試冀收之藥籠以方溲

渤之儲此本懷也詎意門下嘉奬而優錄之題評
鄭重踰溢涯分感作交幷言曷以揄竊念凡乘在
塗孫陽一盼卽聲價爲增而責之過都歷塊未之
能也異日者恐鞭筴不前以竟爲知人之累則僕
懼彌大耳門下何以終教之晨風東指聊繫片言
一鳴謝悃未間惟爲斯文自厚以副馳仰不宣

答李戸部

丈克已奉公盡心職業乃謗議横生紛紛不已其
故由丈所言縉紳及子弟親戚冀優免而不得也

怨尤既深不論虛實肆爲誣詆聽者不察羣然和之誰復覈其眞哉昨一二知厚皆欲僕作書奉勸稍稍從寬而手教適至甚幸聞丈涖事半年所入已大溢額外倘滿歲于常額倍而又徙不止也如此則在前者既暴其非處後者亦難爲繼寮友之中不勝其憾矣况自今又以丈所入爲正課有不檢者於正課之外復營私槖則貽害商民無已時也此非丈本心顧勢有必至譏非作俑于丈不可矣往者勿論自是退願一意弛以便民蓋國初原

無鈔關後之增設不得已而濟匱非其正也往楊
止菴公在滸墅半歲以後正課既盈恣商往來不
復榷稅一時頌聲滿于吳中此僕所親見也幸丈
法之僕非敢隨俗悠悠以議賢者亦論其理如是
耳唯照察不盡

答鄧孺孝

承示易詮知足下之留意此道何其至也所纂校
前加審第以鄙意還從古本爲當易自康成始以
彖象連經文輔嗣又以文言附乾坤二卦至文詞

連屬難附卦爻者乃仍其舊遂至破碎支離不成文理使後世不復見古文者二人之過也足下堅持往見而無與俗同幸甚周易義海僕有之即凡例中所謂房氏書也向爲人取去未還純甫易傳留於家唯石澗易說二冊附往近以史事得盡窺石渠之藏知宋人經解甚多恨無力傳寫爲足下助也宜聖蓋晚而學易此書之作欲傳無竆不妨從容數歲而出貴於不可易耳序引決不敢辭俟獻歲脫稿另上草草復不盡

與陳晦伯

不佞結髮時從事鉛槧即聞明公盛名博聞好古者也頃與二三同志論列海內文學之士靡不以明公爲稱首每讀所撰著竊有以得於心夫其文理貫綜叙致雅暢經疑證隱語類摻奇收百代之闕文采千載之遺韻頓挫萬彙囊括九圍非曠代之通材孰與於此不佞注望結心良非一日而幸相如之同時阻魏昭之自近川塗緜邈我勞如何頃被璽書肇脩國史乃人與世寒材不任稱竊自

愧之昔晉貧秘本於張華梁定官書於任昉古今學士以爲美談惟門下識洞雞碑學兼牛乘方之前哲未足多讓諸所收藏采葺有涉國典朝章人材世故者能悉傾囷敎之否司李程君僕之親友也輒以鄙懷託之代請倘蒙惠然許錄其副將一代鉅典寔有裨焉非獨不佞藉以擊蒙愈疾而已惟門下其圖之

答光太康

以丈爲人猶不爲世所容甚矣涉世之難也顧丈

不唯不以爲尤而以自進其學譬之根荄着地雨露霜雪靡非成我之資耳程子曰學至於不尤人學之至也何幸於吾丈見之别諭三間字丈雖不言其聲如雷矣龍江者猶欲着語則揣摩虛空者耳如何如何使還附復并謝餘惟爲道自愛

答張侍御

都門一再披接雖未罄款談而高雅幸畧闚其一斑矣使至辱損誨函所以開示之良厚讀之不任感慰國家九邊皆屬重地而宣雲密邇畿輔尤稱

要害自虜款以來或闌入𢹂居驅之不能留之不
可識者抱辛有之歎乃當事者往往奉法循理取
營目前自非度外之士靡能消𡚁收長策也門
下才名煒煒一時　聖明軫念時艱特假節鉞澄
清之計輶軒所至必有竦然改觀易聽者瞻矚風
猶可勝歎仰使還草勒布謝冗次不能百一統惟
垂亮不宣
答傅太史
一別忽易歲時雖日懷高雅未能以竿牘一訊近

況耿耿如何承損良書知種學績行日有勝進可勝浣慰吾儕未第多爲博士業所困及脫此累則世務嬰懷難復暦意所謂時過而學自古難之如弟輩是已丈以妙齡穎出殫精學殖以需大受其疇能踰之先輩如鄭端簡黄宮詹皆留意國朝典制語有用之學者必歸之其視閒汎詩文真土苴耳世顧多務華而去實則識不足也丈以爲如何

答張太學

使還草勒附復晨風北指時惠教言爲望餘不盡

前兩得手書具感垂念周公建坊事雖托張簿辭之還煩吾丈一行蓋他人不能言其曲折耳僕雖不肖然不能益於鄉人亦豈敢累鄉人乎此不敢當者一也地方旱荒之餘有一金可活一人乃以此不貲費之無用此不敢當者二也古人不朽自有所在僕能勉強樹立異日或能彰一時相成之美敢徒以建造頓煩民力此不敢當者三也幸以此力言之縱工作已興必求罷免爲望吾丈織造事近復何如相見間亦不妨自言蓋無損公家而

小補生事亦明達所可從也餘小价能口之不具陳

答馬肥城

自附世講以來未皇沃聞雅教𦚧得大製讀之閎偉踔絶知其拔足風塵之表非世人也肥城爲齊巖邑風土雄奇而文以儒雅飾吏治風裁峻整頓今康廣德讓還於舊觀何盛如之鈴齋吏合百務蝟集即廣度淹通拮据無暇乃辱存錄之厚撫慰三復區區愧謝非言可喻未聞惟爲民自厚以副

遠想不宣

答周京兆

頃因開館晨入暮歸無寸晷之暇尚未能專啓奉謝兒輩北征更辱明公津遣之尤心感也留京亢旱異常塵明公焦勞厝置至請移工曹當入者賑之可謂曲盡心力矣晤主者喬君謂明公在臺時建白力以那移爲不可今覩此疏甚有難色言之再三始從其半則僕之緜薄不能爲桑梓出力以分明公之憂亦可恨也此亦可權宜處分不俟上請者

在明公自有𠜵裁又非此一節可限耳使還撥忙修復稍暇容專布不盡

與王江浦

一別因循未皇占訊頃小僮至自秣陵傳門下曲賜存問且辱臨先塋以生芻奠焉父老生悲松楸增色古以式閭表墓爲政之美談葢非名賢莫副異典而以加之寒陋之衰門誠不知所以堪之也弟匏繫遠方日虞樵牧不禁爲丘隴憂嗣是寵靈所被人自知戢豈獨弟之戴德將先大父而下寔

拜明賜敢肅啓命兒尊生專詣門屛一鳴謝悃兒輩疎鹵未閑禮節更望有以教督之幸甚餘惟為民自重以前徵拜不宣

答陳兵憲

相別歲餘無能以片言奉訊愧愧東夷跳梁海外於中國未以一矢相加遺也而渡遼之師守邊之卒自為紛紛如此不知倭于西北決難以騁蓋馬步相懸水土不習外有風濤之阻內無接濟之人故三百年以來閩廣浙直時中其禍而一詣遼東

尺箠不返此可以覩矣今兩都警備費已不貲然
倭固不至至亦無益於用也只貧財殫不自愛惜
一旦有急何以待之頃風波生於朝堂干戈繫於
辱肦家駢其私人思為政僕以謂可憂者不在夷
虜耳自惟疎直寡諧隱憂徙切思卷而懷之未知
所出也足下何以教之諸不盡

答俞户部

客歲過清源辱雅眷拳切感慰不可言賤眷舟行
又蒙照拂之厚其不敢受餉則一路皆然不知遞

家骨肉之愛不可例拘也言之但有感悚閱邸報
即知狂生事蓋無恥者利輩敢於犯分處處有之
今石楊二公皆洞燭其事聞昨大祭時力爲丈分
明之又復何慮弟初入京同年兄弟尚有六七人
今遂至無一人聚散不常如此回憶舊游可勝惘
惘惟丈早至期以晤言消之耳冗劇不盡惟垂亮

答許中丞

頃拜書尺并大學述一編發函展讀如聞謦欬感
慰可知格物之說棼棼久矣性本無物惟澄然廓

清而不以忿懥好樂憂患敖惰溷之則德明而至善可止修齊治平一齊可了蓋聖賢之學得其一萬事畢非如後儒之支離零星補綴得此而失彼之比也門下項爲國家肩巨任重令八閩喁喁嚮治無一窮檐蔀屋不耀於光明不佞方執此以觀格物之實焉又不獨以楮筆發明經傳之與而已承諭倡明聯屬甚愧未逮然不敢不勉也使還草勒謝復未間惟爲道自重不宣

答方僉憲

晤中丞公即達尊札曾揭二君當可望也黔國事
李意甚不謂然葢此地本其先人力戰所得　聖
祖即藉以彈壓其衆二百餘年羈縻夷漢皆其力
也書生無識日思侵削之尋至沐氏輕人心解向
之爭體面者盡掉臂去然如國事何往者二司欲
自尊盡改其數百年體勢建今郡縣皆起而凌之
此何理也聞向日土官應襲者皆教養於沐氏異
時承襲有背指相使之勢恩威兼攝此妙機也
而撫臣必欲散遣之今已不可復矣此輩淺識非

爲國深謀於滇中可語者幸以告之然此非獨李意也餘不盡

與魯菴

一別不覺三易歲朔日月如流未能一備法席之問愧罪不可言鄙薄繫戀浮名久而未舍頃獲一第回憶脩業廿年在上剎者强半中間調護備至有骨肉所不能及者僕方爲時疎棄而師雅眷有加無谷乃如道在世外良非虛語但緜力未能爲報耳小价南還特令一候起居餘懷種種未能悉

布未聞惟爲法自重

答張叔廣

承損手書拳拳啓函伏讀可勝感慰丈文學治行卓然一時顧人情不美好以愛憎喜怒變事實而傳之聞者不察輕相附和何其甚也幸丈安意以處之蓋緩之公心自出激之翻以爲懟往往而然不獨一事也世路險巇孟門太行豈云其比乃器識如丈秖足爲砥厲資耳草草附復不盡

與夏雲峰

嚴寒伏惟起居無恙往辱左顧匆遽中輒爾分袂念之悵然足下以醇茂之德樹吾道金湯即古人復生自當心服留都多士如林顧以雅言矩步相高知有向上一着者十鮮一二得長者儼然臨之暮氣之惰煥然一新何幸後生輩見此偉人也足下春秋日盛所學惟減損爲佳古人云省力處是得力處此要語也幸念之屬匏繫不能方舟報謁遣小僮一布區區願言自愛

答殷玄洲

承手尺知垂念甚厚感切感切　主上軫念繼服
破格從京兆公之請僕少從遹於其間遽敢貪天
功爲己力耶言之含愧邸報中論東南旱荒者無
虛日不知近作何狀自賤春抵都門食指甚繁頗
難爲力因思故鄉親友必有倍蓰此者念之甚難
爲懷也草草布復不盡欲言惟亮之

與王方翁

小价回得翁春秋二書伏讀累日不任歎服近日
士習務華鮮實高者剽掠詞人涕唾以相矜嚴不

復知有經學矣史稱徐偉長欲損世之有餘益俗之不足思闡弘大義敷散道教時人美麗之文都廢不作翁之用意豈異此也諸大撰即宜流行俾後生知此一脉何盛如之聞荆川先生言元人經解佳者甚多鄴架有所收藏幷一切書目望見示但欲知其名目卷數不必見書也冗次草草諸容嗣布不盡

答陳侍御

承委撰次尊甫志銘屬冗劇無暇追琢其辭以闡

揚盛美之百一顧有子如公紓未究之用樹無窮之烈自有實際不在區區文字間也知仲春巳襄大事宿草幾青矣雖大孝之慕終身不廢而順變節哀禮則有經唯若時保練以慰存歿幸甚使還草勒占復東瞻海岱曷勝依依

答繆别駕

都門極承雅教雖淺薄未卽領會而窺足下微旨若惟恐僕不與聞者何愛我厚也一别未能嗣音方切馳遡荷書況遠及感慰可知南北風氣雖時

不相習然稍久自安之矣幸勿爲他念古之高眞旌陽勾漏輩多涉仕途豈以爲華顧假以積功累行耳足下其謂之何使還草草謝復兒輩南還來書卽轉致之容脩謝不盡

答江永寧

承教尺下逮深感相念永寧雖小邑而雜漢夷包邊腹經濟之大政具焉顧其要不在兵食在人心而已近世不肯加意民瘼至毆中國而夷之如板升之類皆是也夷雖豺狼非華人嚮導接濟未有

能入者藉令郡縣得人輕徭薄賦彼自樂歸之不暇又安肯以其身爲夷狄用乎漢沿邊不設將領但倚辦於守令而足然安邊禦夷之大本盡於丈拊循休息之一言矣惟勉之草草謝復相去不遠因風時惠德音不盡

與張叔廣

昨承手書遠及甚荷拳拳子喬遠訪有千里命駕之風退食之餘與之輕裘緩帶歷扣泉石旅中一快也弟錄錄京塵自覺可厭故山時入夢寐又未

能即遂柰何新刻一部附往所冀厚自持以須新
拜不盡

答錢太學

令親張君至拜書感慰不可言國史肇脩爲方今
一大事顧令寡陋如僕者濫竽其間非其任矣承
見諭種種皆大有關涉即以告之總裁公蒐討收
入外有載籍可資采擇者更望一二見示鄭端簡
公最名通令其家國朝典故之書必多丈一爲轉
問其目僕自托人就其家傳寫之聞雲村先生有

革朝志十卷乞轉借一抄至望作者苦心本欲傳信收入國史亦自其所樂也如何

答周翰檢

一別無緜更望顏色馳懷可知手尺遠至拳拳以學問爲急令人歎服弟所言參求者以性未易知不得不精思以求之非隨事體察之謂也知性則人倫日用不必致力而自當若本之未立但逐事檢點卽自以爲當只落世儒義襲窠臼而於道愈遠矣孟子言明于庶物察于人倫蓋人生種種不

離倫物二字於此種種中加意著察久之一旦豁然欛柄在我信手拈來無非仁義所謂由仁義行也若不能明察倣前人格式做去所謂行仁義者耳行仁義與由仁義行眞僞聖凡之路實判於此不可不慎也按院疏一到弟即言於扶宗云舊無此例蓋會典條例中已說定士大夫之家不得槩行旌表此亦無可柰何然此疏收入正史自垂不朽其爲旌更大矣草草附此時事日新弟求去而未即得也柰何諸惟爲道自愛

答劉翰編

一別忽忽再易寒暑矣丈雅欲以數年林居爲奉
親學道計書來果爾丈夙懷得矣如同心日遠何
丈天賦高朗稍加仰鑽汗寤姝易大件明了却以
其餘力游意辭章國典以需異日隙陰奔馬理無
返轡盖弟自苦後時乃不惜拳拳耳夏初甫入都
經歲間往來如織南中日苦應接無寸晷暇又無
一片靜地可稍自憩因勉強以前然甚非本懷也
金馬浮湛聊以避世乃世復不容則有投劾去耳

同館兄弟得一二人爲時宣力即足爲慰殆不必已出也丈以爲如何使還艸勒附謝冗劇不能百一知能得之言意外也未間惟強飯自愛

答金生

得手書知近履佳勝殊慰懸懸奉覩之餘得壹意讀書不獨可恢遠業而精神專固即具攝生之理惟無迂其言而見聽焉幸甚僕歸杜門謝客日以墳籍自娛差不落莫獨婚嫁逼人未易撥遣然只得量力爲之所謂水到渠成亦難逆慮也使還草

草謝復諸惟原亮不備

答王方翁

罪戾之餘未能上訊起居顧辱手書拳拳所爲開諭之良厚某卽儒夫能無感省門下耆頤之年不廢著作乃言非衛道不發於筆端韓子所稱其書滿家又不足云矣惟以墨本見示俾小子一錄其副將開蒙愈疾重有賴焉望之望之初歸應酬棼沓尚阻參承溽暑將屆伏冀倍加崇護以慰瞻依幸甚

答李子大

子野至得手書亹亹且詢知近履平善爲慰書辭多鬱悒語當屬一時情境使然顧閼陷世界安能圓滿如意儻因此自增一重迷網則生平學力都無用處矣光陰如隙駒安得獨持慧劍不知剸裁也無緣言面往此以當一笑

與郭和州

頃負疴屏居卽相望伊邇無從接春而區區所向又不得見於咫尺之書歲杪至以教賜先之感悚

之懷詎可云翕和爲　聖祖開天之地天門華陽擅名南服門下以豈弟君子臨之政成人懷緩帶之餘持一觴以酹江月何遜古人僕即不獲陪車之遊而沾溉餘波敢忘所自寔倚北征代申起居之問未間伏惟厚自持以需簡名不宣

答李戶部

客歲得手教遠及甚荷丈之操持與材力始目所鮮覩而猶然挂於計典雖高識曠度不以爲介而有人才之責者有餘愧矣若僕以淺薄塵點清班

責望四至得此固宜又不敢藉口於丈以自解也
項巘居川觀差足送日但相去之遠無緣時聞老
先生動定日切耿耿前歲以小啓托趙令君轉達
亦不知曾徹覽否去人立索報書不能專啓因寢
門問膳之餘一道區區辛甚諸不盡

答張任宇

丈敭歷數載乃有此轉然穩步康莊何論蚤暮彼
求速化而躓者欲巧而得拙者也翁事本末付之
公論丈入朝自當得之歸途非印石宇肩二丈之

力寸步莫致顧通書貴人非弟之事矣丈㬰閒爲
第一謝之諸不能悉統惟垂照

答江中丞

僕之於明公也嚮往不薄乃明公之讀禮也不能
以一言唁而成功也又不能以一言賀盖病廢以
來一切謝絕不可於人理比數矣明公猶損手札
諄諄教之誠不知其何以堪也國朝文儒鬱有武
功者莫盛於陽明先生其奉命處分岑猛也而因
以成斷藤八寨之績談者偉之明公與陽明先生

同浙產奉命以定播而因以平負固之洞蠻又適
與之同蓋世有一番擾攘必生一異才以定之惟
材生世世必需材自古記之矣陽明當日雖得封
拜讒忌紛紛久而後定明公賞不酬勞公論爲鬱
然尺蠖之屈正以爲雲蒸龍變之地而不足爲介
然也僕迂直信書以爲介在下寮而講讀納忠亦
自其分不意以此賈罪於當路雖知者或諒僕之
無他而亦可以觀拙者之效矣尚能奉明公之驅
策而欲少有立於時也耶伏讀獎借之詞但有感

愧使還草草附復弃謝誨函之辱諸惟厚自攝以
副倚毗不宣

答朱孝廉

辱專使以教尺存之書中奬飾甚至深愧不敢當
僕雅自檢押内省無他過端秪以虚名過實爲同
事所不喜頃歸故栖盡謝賓客開學圃亭於隙地
灌園自給庶幾可免矣而足下猶然稱許之不置
非所欲聞也時事棼棼爲聖哲所馳騖不足之日
而以泄泄當之可爲太息冀公等他日自能任之

僕復何言草草謝復諸惟力學以就遠業不備

答劉孝甫

歲月冉冉方自含愧荷足下記注以教賜寵之彌增感悚尊體何以不佳吾人四十以來便當倍加保嗇萬事以身爲本不可不愼重也草草附此謝諸容專候不一

答吳太史

丈位望方著當羽儀中朝令弟輩安林藪之游而乃蹔爲歸計何邪雙樓賦文藻渤發足令山川生

氣丈之學力川至雲増卽此可卜曷勝歎服弟歸
雖苦貧乏然曲肱飲水亦差有味自此于己分稍
有得力處非　上何以成之含戴　主恩至於沒
齒而已淮海集幷領諸不盡

答鄒爾瞻

讀兄手述尊嫂狀爲之悽惻弟學道數十年未出
見解寘白憤然思一切抹撥以冀所謂歸根復命
者坐此應酬之作久爲謝去然兄所委則不敢辭
葢欲以明　主上之寬仁而發忠臣心事之一二

非應酬比也但不知可吾兄意否來況敬拜白沙
先生手翰輿幣附璧諸惟亮在不一

答樂禮部

居官以明習國朝典制爲要衙門一切條例旣能
洞曉臨事斟酌行之滑胥自無所措其手矣此外
治經第一詩文次之僕少日觀易只是求之語言
文字間殊爲憒憒頃潛心玩味乃知眞爲禔身涉
世之玅道殆無一字虛設者甚恨學之晚也疏解
所見甚多吳草廬纂言石澗易說與近日熊南沙

象旨決錄皆不可不看李鼎祚集解李彥平義海撮要皆可備看足下以文名家自其能事若游意經史當更為有本之學子美云畫手看前輩吳生遠擅場有志者政不欲擅場於時流也草草附復知不罪餘惟以時自重不一

答高別駕

承手尺知從玉山之任兔却過家一番勞費甚善別乘為郡佐無地方專責惟善處僚友為要然以足下謹敕而謙抑自不待丁寧也金華宋元間多

名儒敝鄉趙公為郡時刻有正學編具載其人今其遺風尚有存否金仁山名履祥者著作甚多幸覓其書見寄至望衣葛花木幷領惠使還附謝不盡

答萬純初

承手教遠至具悉近況感慰無量吾輩名有學力者其所得不出情量中事自非咽喉下刀無究竟處顧未知懸崖撒手政在何日耳齒髮半凋歲月不待讀來教彌增愴然先公集序已為取得寄上

使還草草附復弁謝誨函之辱諸惟爲道自愛

與劉司空

國家漕爲甚重亦爲甚難門下當黄河改流之日獨能不動聲色而成功宴然僕謂兩語庶幾近之以門下洞達而能盡下冣實而人不能欺故耳推廕一事尤爲膾炙人口比部戴君徵僕文以賀非謂僕之能言以僕能不爲虛言也如何如何諸惟爲國自重不盡

答萬純初

承手教益稔進脩之力昔劉歊參道專至感神人語之云君心力精猛必破死生學不能破死生縱極玄輿旨分外事也老丈於此事白首一節可謂精猛矣而顧云云特言此以誘教弟耳然不敢不共相勉也草草附復幷謝伏暑尚驕萬惟自愛

答丁以舒

頃閱足下文雅好事秀出一時而莫緣瞻奉辱損手書幷雅況種種嚮之感作尺牘在諸體爲小而其用則大究觀來刻片語閒文義錯綜如團扇短

孱居然有萬里之勢眞李營丘筆也以足下之材美自可到古人佳處僕老嬾病廢秪有健羨而已使還草草附謝諸容嗣布不盡

與李儀部

薊門一再披奉然梧竹之姿一交臂而失未能相款曲也僕樸遬細謹雖材不逮人而决不敢踰軼爲行已之玷徒以虛名過實下名疾於同曹而本彊履方上不能曲媚於時宰偶科場之役爲主上越次點用兩人者遂合謀傾之科臣受其指嗾

不復加察尋見僕辯疏始知分經校閱故事而彼所摘非僕取中之人卽向令師痛自悔恨而業無及矣當時行道之人爲僕憤激冠髮爲指薦紳中乃絕無一相纍白者甚且不齒之人搖脣攘臂若赴仇敵以悅當事者往往有之頃之氷山旣頹戎首尙在給事楊某猶假條陳以詆僕楊僕之同籍厚善者豈不知僕之爲人而前事絕無影響哉名義彼所輕官爵彼所重誠擇所集於枯與菀之間而他何卹焉僕始絕意謂世無復有君子者矣迨

部覆一上疏末一段言言當實不激不隨一時傳
觀紙爲之敝問之知爲門下筆也嗟乎僕則何以
得此於門下哉夫僕至不類固　主上論思侍從
之臣也一旦爲羣小擠排顛倒黑白竟泯泯焉同
於窮鄉編戶寃抑不伸者竊爲明時恥之得門下
而士知清議朝有指南自是媢嫉賊善者皆可藉
末議而闕其口僕即沒齒林壑亦復何憾相去甚
遠未由聞問莊生純夫之便卒卒附言略明下悃
空言非以爲報不盡